

近代中国赴美留学第一人——容闳的政治活动略记

周会会

(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 杭州 310007)

容闳(1828-1912),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位受过系统西式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自幼家贫,没上过私塾。1841年进入“马礼逊教育会”所创办的马礼逊学堂学习,六年后跟随老师布朗赴美学习。1851年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次年,他满怀振兴中华的报国壮志回到了祖国,开始了漫长的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860年容闳前往当时太平天国首都南京进行实地考察,希望施展其改造中国的远大抱负。他提出了七点改革建议,内容涉及军事、教育、政治、经济等方面,但是均未被采纳。容闳只好满腔怅惘地离开了南京,继续寻求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

1863年是容闳生命中的又一次转折点,命运之神再次垂青于他。此时正逢筹办洋务的晚清明臣曾国藩招揽各方贤才,其手下幕僚推荐了容闳。曾国藩遂命人三次致函敦请,如此诚意令容闳动容感怀。同时,容闳也想借助曾国藩这样一位在清廷举足轻重的人物来实现自己的救国计划。于是他满怀希望投入曾府,致力于推行洋务运动。

容闳与洋务派领袖人物李鸿章、张之洞等皆有交往。他帮助洋务派采购机器设备,充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为培养洋务运动急需的科技人才,容闳多次向曾国藩提出选派幼童赴美留学计划。在两江总督曾国藩与江苏巡抚丁日昌等支持下,清廷最终采纳了容闳的这一计划,于1872年派出第一批30名幼童赴美留学,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出洋留学的序幕,也为洋务运动培养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其中比较有名的如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外交界要人唐绍仪、梁敦彦及海关监督蔡绍基等人。容闳的派遣留学生计划因曾、丁等人鼎力支持而得以实施,不幸的是由于清廷内保守派的阻挠而中途搁浅,清政府于1881年撤回所有留学生,容闳的教育理想也就此告终。

遭受到第一次事业上打击之后,容闳并未因此而气馁,他抖擞精神紧接着又投入到紧张的戊戌变法活动之中。容闳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交往密切,赞同中国实行改革,他的住所成了维新派主要人物秘密集会地。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终以失败收场。变法失败后,容闳又积极设法营救光绪皇帝。由于同情和隐匿维新人士,容闳不得不逃离北京,隐居于上海租界。

在上海期间,容闳参加了唐才常组织的“中国国会”,配合自立军起事,被推为会长。自立军起义失败,容闳被列为要犯遭通缉,他只好再次逃亡。

离沪途中,恰与孙中山同船相遇。孙中山原打算回国联络容闳、张之洞、李鸿章等人,以江苏及两广为根据地宣布独立,并渐次地图谋推翻清王朝。不巧,时逢自立军起事失败,上海方面正在严缉新党,无法开展活动,所以,孙中山也只得乘船离沪。两人相见恨晚,畅谈至深夜。通过交谈,容闳理解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放弃了改良思想,开始倾向以孙中山为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他随后即与孙中山在东京、神户相处了一段时间。

之后,容闳到了香港,支持孙中山等人策划的“壬寅广州起义”又称“大明顺天国起义”。最后因机密泄露起义失败。

1902年6月,容闳回到美国马萨诸塞州哈特福德市的家。他在回复兴中会友人请求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合作与

支持的信中说:“我已准备好在世界此端尽我最大力量来满足世界彼端你的要求。”^[1]此外,容闳还与美国军事学家荷马李取得联系,要求荷马李对孙中山革命事业予以充分支持。他说孙中山是中国所有人士中最可信赖的,在广东力量也是最大的,应协助孙实现其计划和理想。^[2]

1909年12月,容闳与来美访问的孙中山再次会面。容闳提出了一个“红龙中国”起义计划,准备筹集500万美元,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3]终因美国资本家不肯借款而未实现这一计划。容闳的思想并未因计划搁浅而停滞不前,而是紧跟时代步伐。

此时,容闳已是74岁高龄,体力、精力大不如从前。在美国家中,他写成了自传《西学东渐记》,书中表达了他对祖国热爱之情。随着岁月流逝,他对祖国热爱与日俱增,无时无刻不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注视着祖国每一个变化。

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越过万里重洋传到了大洋彼岸,容闳兴奋难捺当即写信给彼岸的友人,祝贺共和国的诞生。信中写道:“你们代表了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那些近300年深受压迫和抑制的人民——呼求一个共和国,为解除人民的疾苦,去争取自由和独立。既然现在你们已经把这些满洲人推翻,那么,不管那些政治两面派多么能干和花言巧语,也不能引诱你们离开坚定的初衷,即呼唤共和国的到来。”还呼吁革命者“应当彼此团结得比亲兄弟还要亲密,内部纷争必定会招致外国干涉,这就意味着瓜分这个壮丽的国家,而英明的上苍已把她留给中华民族,以建立一个模范共和国。”^[4]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际,卧病在床的容闳写信给谢缵泰,请他“千万替我向他(孙中山)致以衷心祝贺”并向孙转告“我的健康状况正在逐渐好转,也许会到中国去,参观这个新共和国。”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致电容闳:“当比破坏后,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以才智学识,练达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5]此时容闳已年届八十四岁,而他的爱国之心丝毫不逊当年。正当他准备行装归国时,旧病复发,遂不能成行。弥留之际,他不忘叮嘱儿子学成回国报效祖国。

容闳一生,最初寄希望于太平天国,继而转向洋务,由洋务而维新,最终倾向革命,并首创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不断探索、不断前进,努力通过自己学识来改造中国,对祖国热爱始终如一,为祖国富强殚精竭虑,无愧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美国人亦评价容闳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注释:

[1]金维新.留美拓荒人——容闳的故事[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4,第102页

[2]罗香林.早期留学美国的容闳与中华民国创立之关系[J].东方杂志,95,台北,1975.1

[3]金维新.留美拓荒人——容闳的故事[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4,第102页

[4]金维新.留美拓荒人——容闳的故事[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4,第104页

[5]孙中山全集 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144页

作者简介:周会会,毕业于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现为浙江省图书馆馆员。